

无论学校里的应试竞争,还是父母的育儿焦虑,都反映出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正常的社会生态应该是多元和谐的,每个人按照禀赋和兴趣的不同,能力的大小,各得其所,分工合作,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现在人们的价值认知十分狭窄,唯成功是求,而衡量成功的标准又十分单一,无非是名利地位,出人头地,或者谋一个风光的职业。人们假定,如果应试成功,就比较有把握取得这种社会上的成功。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所谓成功人士必定是少数,而平凡是大多数。无论你多么拼命,你的孩子将来能不能出人头地,是完全不可把握的,可是你却预先让自己和孩子为之纠结了。至于所谓风光的职业,如果你的孩子兴趣和能力的类型和它不匹配,你硬把他塞进去,等待他的只能是挫败和痛苦。所以,最好的做法是持有平常心,第一允许和接受你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普通人,第二鼓励和支持你的孩子选择符合他的兴趣和能力的职业。有了这种平常心,你就自由了,不会再为不靠谱的将来而败坏你和孩子现在的心情和生活了。

事实上,无论父母多么精心规划,孩子将来选择并不遵循你的规划,往往还让你大吃一惊。我有一个朋友,理想是把孩子送进哈佛,为此在哈佛旁边买了一所房子。孩子在波士顿读完中学,因为喜欢厨艺,坚决报考了美国的一所厨艺学校。这使他极为痛苦,几乎崩溃,觉得自己的教育全盘失败。我对他来说,不算全盘失败,因为你的教育至少没有磨灭掉孩子的天性,他还有自己真实的爱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在我看来,只要孩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教育就是成功的。最可怕的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不喜欢,没有一个位置是适合他的,这才是教育的彻底失败。

今年几场绵柔的细雨一下,梅花山的梅花就漫山遍野地开了。双胞胎小孙子在楼上客厅里见了,就闹着要去看,说去年防疫去不成,今年一定要在开学前去看看。

去年我家上了小学的两个双胞胎小孙子,放的是第一个寒假。

谁知寒假才过不到一半,疫情来了,大人孩子都给“宅”在家里了。

学校不开学,“宅”家带孙子每天的二十四小时该怎么打发?睡觉去掉十小时,做作业上网课用掉四小时,剩下还有十个小时呢。看电视每天顶多一个小时吧,否则一二年级就戴上了眼镜,那可不是玩的。可电视机一关,大人的日子就难过了。这边刚刚一眨眼,那边门就“嗵”地一声响,大人大声喊着跑过去,只见大宝正扳着门把手拼命朝里推,小宝的笑声已从门里面传了出来,门被他锁上了……

好了,作业不可能做一天,电视又不能久看,闲着怕出事,再想出的办法就是用耳朵听了。于是给他们买来了孙悟空模样的不倒翁,上面的键一按,里面就有个叔叔在给他们讲西游记的故事。但拿在谁手里听,又成了问题,只好再买一个刘备模样的,讲三国故事的。但这兄弟两个喜欢凑热闹,要开一齐开,于是我左耳里听着三国,右耳听的就是西游,几天下来,听得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想吐的心都有。只好给他们定规矩,规矩定好了,他们手里的不倒翁也听完了,又要买新的。于是乎,何止张飞、赵云、关羽长啊,从墨子、秦始皇到汉武帝唐太宗,以及努尔哈赤、康熙、乾隆等等,全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名人,最豪华的皇帝阵容,以及文臣武将等等全都在我家的桌子上窗台上,排列起阵势来了,只可惜这些有一个是一个的人物,列阵归列阵,却都不甚严肃,不倒翁,只要手一碰,它们就都东摇

西摆,嘻嘻哈哈地向你晃荡着了……

当然了,孙子们如果老是听故事,我们也怕把他们给听傻了。不听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拖把棍子对打,或是在床上沙发上玩蹦极。一蹦老高,手一伸都快碰到屋顶了,大人看

得惊心动魄,他们却是欢声笑语……五六十斤一个的小孩每天在上面跳啊,它们竟还是该软的地方软,该硬的地方硬,质量那是好极了!

蹦过了之后就是静,安静时看点书,培养起阅读的习惯,那当然好。看书,小宝只要看看书上的画面就行了。大宝呢,他要看有字的书,看后他竟能把书里的故事说给你听。当得知是他自己识的字,当然惊喜了!问题是小孩经不起表扬,一表扬两个宝宝便找到书就看,白天看,晚上也看,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不给看,他们就指着窗外盛开的梅花,闹着要到那里去玩。但正在防疫啊,梅花山早已封园了,进不去,只能在楼上的家里隔着玻璃远远地看……

就这样在我家的楼上,一天又一天,看着梅花山上花开花落,渐渐

我自小手笨,实打实地遗传自我母亲,总之是绣花也绣不好,缝东西时针脚也横七竖八,小学美术课做个木工也要把手指划出道口子,跟心灵手巧是全无关系。我母亲向来对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没有半点怜香惜玉之情,再精美的包装,再漂亮的礼物盒,一律能手撕就一扯为二,扯不开就剪刀伺候,拆完之后,惨不忍睹,寸草不生。如此一来,我幼时受此影响,基本上被迫成为半个实用主义者,信奉能用就行,凑合凑合也成,对过度包装嗤之以鼻,总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时候一堆盒子扔也不是,扔也不是,堆在家里既占地方又落灰,不好不好。

这想法倒是没随我多久,

今年是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 70 周年,我由于父亲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关系,有幸作为家属代表,参加了该馆 70 周年纪念活动。

回想父亲一生所做的事业,源于新兴木刻运动,并为之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36 年,中华民族正处于灾难深重的民族

危机中,但是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先生的倡导和扶持下,像野火一样燃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父亲放弃了当时让他着迷的漫画,改学木刻,以木刻刀为武器,满腔热忱地投身到抗日宣传中去。他虽然没有直接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教诲,但他以实际行动献身于中国新兴版画事业,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

1946 年夏,“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下文简称“全木协”)成立于上海,父亲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并驻会办公。这一年,“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在“全木协”筹备下隆重举行,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展出期间,鲁迅夫人许广平前来观展,并与木刻作者亲切交谈。预展当天下午,青年木刻家 20 余人前往虹桥万国公墓,祭扫鲁迅先生墓

地,父亲代表“全木协”向导师鲁迅先生敬献花篮。

上世纪三十年代,冯雪峰受毛泽东的委托,成为中共中央与鲁迅先生之间的秘密联络人,鲁迅先生逝世后,冯雪峰便与鲁

平定居北京,但与我父亲还长时间保持着联系,并有书信往来。

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之下,从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一门艺术能在一

父亲杨可扬与上海鲁迅纪念馆

杨以平

迅夫人许广平联系。抗战胜利后,国共合作破裂使形势越来越恶化,许广平先生的许多社会活动受到当局的限制和监视,这时需要一位既能在冯雪峰与许广平之间联络,又能帮助许先生做些工作的人。经“全木协”负责人李桦和野夫的推举,1947 年初春,父亲便代表该协会协助许广平先生做社会联系工作。他们之间的一些工作和事务上的联系,都由我父亲跑腿。就这样,许广平与我父亲之间就有了很多的交往与接触。那一段时间,许先生正在编撰《鲁迅画传》,除了与冯雪峰的联系之外,父亲还协助许广平查找资料,并代为设计封面及内文版式划样等,再到《前线日报》社联系制版等事务。

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与我父亲之间就有了很多的交往与接触。那一段时间,许先生正在编撰《鲁迅画传》,除了与冯雪峰的联系之外,父亲还协助许广平查找资料,并代为设计封面及内文版式划样等,再到《前线日报》社联系制版等事务。

新中国成立后,许广

个国家、一个时代形成一种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运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近代艺术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的。这也印证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取法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

1952 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建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历史文化名人纪念馆。从那时起,父亲与上海鲁迅纪念馆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也创作了不少有关鲁迅题材的作品。

上海是鲁迅先生倡导新兴版画的发源地。作为一个版画界的老兵,父亲说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每逢新兴版画大师鲁迅先生诞辰,我们都会以崇敬的感情做一点与鲁迅先生有密切联系的事,来寄托我们的怀念之情。”

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如赵延年的《阿 Q 正传》;张怀江的《狂人日记》;赵宗藻的《在酒楼上》,还有盛增祥为柔石(“左联”五烈士之一)的《为奴隶的母亲》所作的连环木刻等。

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原鲁迅纪念馆老馆长凌月麟回忆:“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陈毅题签、郭沫若作序的《鲁迅诗稿》,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开启了绿灯。《鲁迅诗稿》系宣纸线装本,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它于 62 年再版,63 年三版,81 年又出增订本,91 年改出线装本,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表现了他无比热爱、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

80 年代中期,国家文物局为落实唐弢等政协委员关于出版鲁迅汉画像拓片及辑校古籍手稿事宜的提案,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古籍出版社和北京鲁迅博物馆来办,于是父亲作为上海方面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北京会议。最后具体落实到由上海人美社负责出版。

为落实工作进度,父亲与上海鲁迅纪念馆有过多次联系。交谈内容主要涉及该书的装帧设计、制版印刷及购书费用等问题。在大家的共同辛勤努力下,《鲁迅藏汉画像》第一集和第二集,分别在 1986 年纪念鲁迅诞辰 110 周年和 1991 年纪念鲁迅诞生 110 周年前夕出版发行。出版后备受推崇,不久便告售罄。

1991 年鲁迅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之际,上海鲁迅纪念馆和江苏古籍出版社通力合作,把鲁迅先生收藏的近 2000 幅青年木刻家的木刻作品,编选名为《版画纪程——鲁迅藏中国现代木刻全集》。父亲作为编委之一,参与了具体的选编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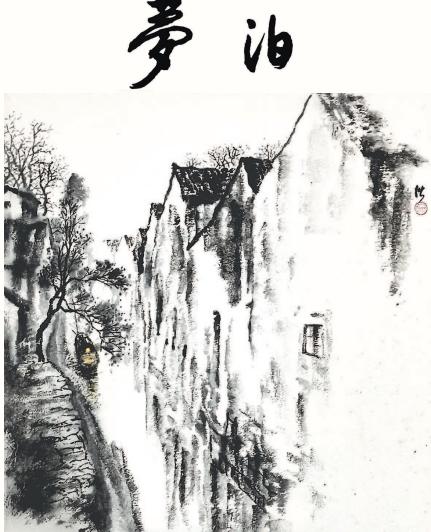
为纪念鲁迅诞辰 100 周年和鲁迅倡导新兴版画运动 50 周年,我父亲曾与李桦多次通信,创意编辑出版一部回顾总结性的大型画集,定名《中国新兴版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画 50 年选集》。1979 年 12 月,《中国新兴版画 50 年选集》第一次编委会在上海召开,编委会成员是由来自全国各地中国新兴版画界最有权威的版画家们组成的。他们来上海后,即参观了鲁迅纪念馆。时任馆长凌月麟先生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作为接待人员,有幸见到这些德高望重的版画家……经过杨可扬等人近 2 年时间的编选,1981 年 9 月《中国新兴版画 50 年选集》由上海人美如期出版。此书为 12 开大型画集,分上、下两册,内收中国新兴木刻家 242 人、438 件作品,反映了中国新兴版画 50 年来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对版画艺术今后的发展具有继往开来的深远意义。”它的问世被誉为是中国新兴版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父亲对自己的工作以及艺术上的成就极其低调,作为子女的我也是从别人的叙述中逐渐了解了父亲。上海鲁迅纪念馆内设立的《杨可扬专库》让我对父亲的一生以及他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千丝万缕的关联有了更多的认知。



梦 泊 齐铁僧 (诗书画)

船,走累了/一头扎在水巷深处/渔火亮着/是否好让梦循着光亮/摸到老家的门

告奋勇陪我挑好包装纸和丝带,手把手教我叠纸剪裁,把那年新年给所有朋友的礼物全部都包了一遍,到头来她还要拆一份我俩一起包的礼物,顿时哭笑不得,说这可真是多此一举。

往后我哪怕包得不好,也要亲手给她包一份生日礼物,还要想办法包出不同,包出些个人签名的特征来。譬如用当下流行的纸胶带贴满剪下来的硬纸板,将它装饰得根本看不出原先纸箱的模样,再制作像贺卡一样弯折的痕迹,贴上过去一年里两人的合照,用相角贴固定好,贴上美罗城 LOFT 里精心挑选的贴纸,装饰在边边角角,用蘸水笔写一串罗马字体的“生日快乐”,最后再将卡片贴在礼物盒的中央。

把礼物亲手交给她的时候,就眼巴巴等着她夸上我一句包装手艺有进步啊!她也从不让我失望,每次都毫不吝啬夸赞我比起高中时代大有长进,好像收到了两份礼物一样高兴。

归根到底,我这人虽手笨,但真想做好,也还是有点潜力的嘛。只要别吹毛求疵地说我的这里的边缘皱巴巴,那里的折角软趴趴,上头的蝴蝶结瘪塌塌,我都是愿意亲自动手包装一番的。毕竟这套跟小学生手工课一样的细活都是为了制造惊喜付出的努力,而惊喜哪有什么不实用的说法呢。

小小包装这细活,隐藏着背后的價值观。责编:杨晓晖

包一份惊喜

荒 知

到尾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或者是网上买东西时,也有贴心店家提供加购包装,甚至是代写贺卡的服务。但那大都是为了人情往来迫不得已的举动,推崇的是一个效率和省力。真要给那三五个顶顶好的朋友送礼物,包装就都是制造惊喜的过程。从前我一挚友嫌我手笨,自

